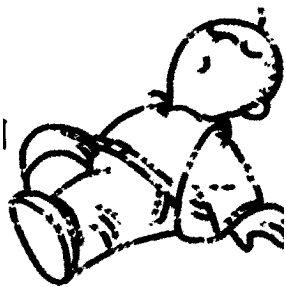




第一段 腊 日



晴朗的腊日是美好的。清早出门，田野里有霜，像细细的面粉一样，撒在翠绿的冬小麦上。红日挂在东边的堤树上。大路已被严寒冻住，棉鞋踏在上面，吱吱作响。

这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。三九四九，冻掉屁股，乡下人讲道。池塘里结了厚厚的冰。媳妇们来洗衣服和青菜，都得将冰层敲开，老头子们来饮牛也是。那些女人们蹲在水边，手与脸都被严寒的空气咬得通红。

小孩们放了早学，回到家里，与兄弟姐妹们挤在门廊下面。一边晒着薄薄的太阳，一边烤火。火盆里烤着的蚕豆粒，慢慢地变得焦黄，忽然就裂开来，噗地吐着热气。门前是沐浴在阳光中的树，槭树与槐树都已仅剩铁丝一般的枯枝。楝树好一些，一簇一簇的楝果子还挂在枝上，正好引来几只阳雀与麻雀停在上面噗噗地啄食。这些阳雀与麻雀都还很小时，它们的小嘴是黄黄的。它们才刚刚会飞，不过是借着楝果在磨着小嘴罢了。老阳雀与麻雀是懒得做这样的事的，它们一动不动地站在枝头上，心中打着晒在门廊上的腊肉的主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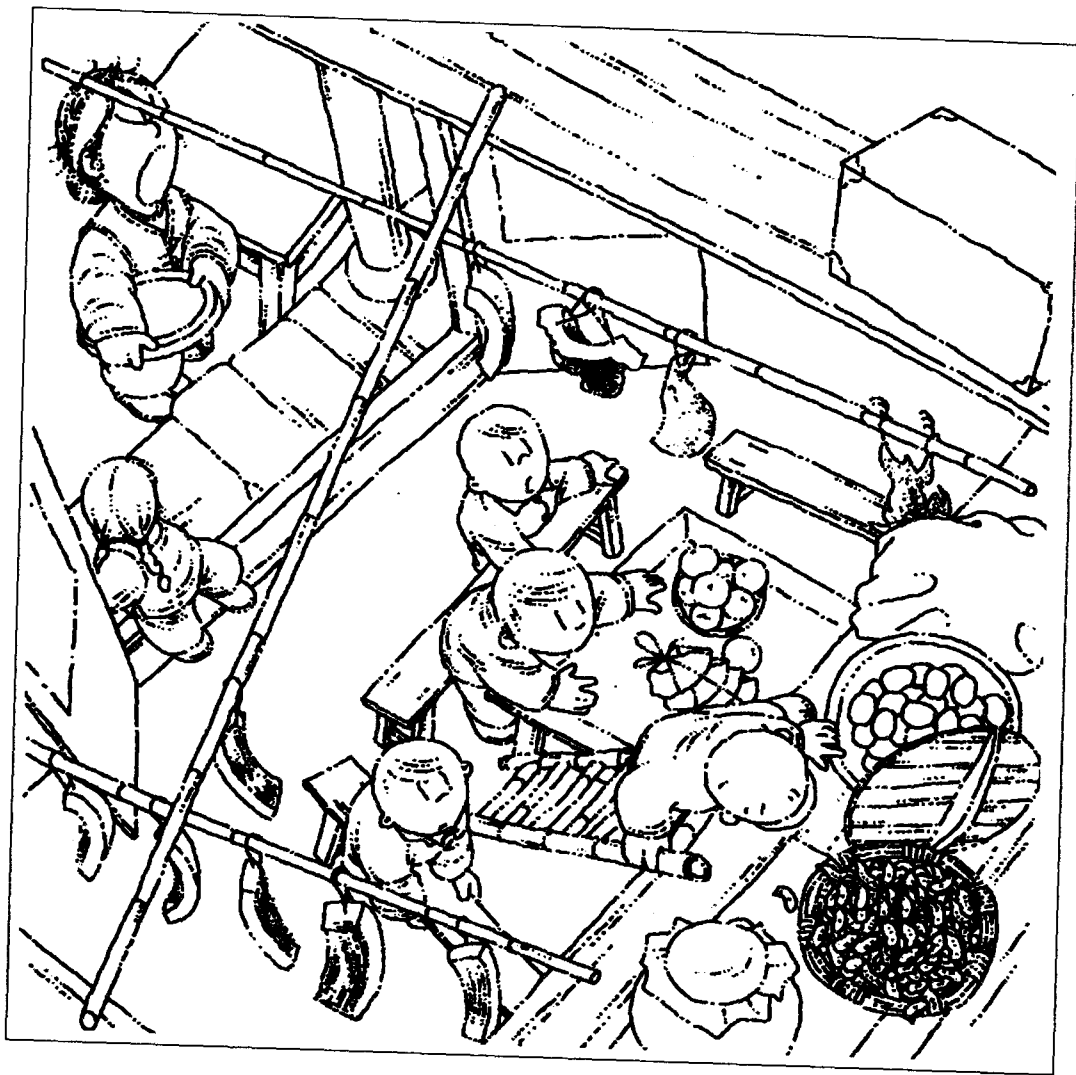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二段 过年的零食

过年的零食都是年前母亲在灶台前面做好的，装在家里的大瓶小瓮里，在新年里招待客人，讨好我们的嘴巴。有麻花。有撒满芝麻的荷叶子。炒熟的花生。油炸的铜钱大小的年糕。糖果，说的倒不是商店里红红绿绿的糖，而是将煮熟晾干的糯米炒出来，用糖稀裹在一起而成的团子。炒蚕豆，蚕豆在入锅之前要用水浸一夜，蚕豆才会裂开嘴。

一小袋一小袋的麻糖，是拜年时提在手里的礼品，一般都不会让小孩子吃，真正能吃要到二月里，可是那时候天气转暖，纸页一样的麻糖也粘到一块儿，像瓦片一样了。

除开这些，还要上街买一点儿糖与瓜子。就这些了。





第三段 过年的赏心乐事

过年的赏心乐事有：炸得胖胖的年糕。口袋里的零食。初三初四来拜年的表弟表妹们的新衣。平时很少到家里来的客人，一进门就作着揖，大声喊着拜年拜年。村子里鞭炮的味道。贴在门边的春联，有的字写得很难看，像鬼画的桃符，是家里上小学的学生写的吧。年纪大的人在巷子里见到就忙弯腰拱手，蛮讲礼的样子。狗吃多了肉骨头，变得懒洋洋地，蹲在门口，一声不吭，只发愁如何消化。村里的小子们昨天赌了一夜的钱，赢了的固然是欢天喜地，输得精光的家伙一脸沮丧，一点也不像在过年的样子。大年初一，雪后天晴，这样的天气也是有的，田野上堆满了雪，路上却走着一队队拜年的人，穿着花花绿绿的新衣裳，也很有意思。路上结上了冰，骑着自行车去拜年的人，因为要到很多亲戚家里去，所以急急忙忙地赶路，摔倒在路上，礼品与糕点撒了一地，弄得一身狼狈不堪，也很有意思。送财神的乞丐来，母亲即便不情愿，也要到米缸里盛一圆碗米出来，脸上还要有笑容，真是难得啊。

第四段 大年初一

三十夜里，小伙子们忙着赌钱，当家的男人与女人要守到子夜里迎年，小孩们正在年关的兴头上，一年终了，倒是最晚睡下的一日。所以初一的早上，能早早地起床来，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。但迟早会被鞭炮声吵醒，堂屋里已经涌进来拜年的人，拉开帐子，空气凛冽，看到外面红日满床，看到彻夜未熄的灯光已变得黯淡，也该起身穿起枕边的新衣，来迎接新的一年吧。

这一天要去好多人家拜年啊。村里，由堂叔堂伯带领，一直由村头到村的最后，进每一家的堂屋里，去作揖。见了人就讲恭喜恭喜。直到太阳当空，才能回转到家里，接着昨夜的牌局，打纸牌。我还要领着弟弟妹妹到邻村去给两位姨婆拜年。她们分别是我父母的姨妈，而且，她们还是父亲母亲当年成亲时的媒人。下午的时候回来，还可以看见做泥瓦匠的父亲收下的两个徒弟来拜年，坐在客屋里喝酒，一个姓洪，一个姓朱，脸上都喝得红红的。不知从哪一年起，他们就不来啦。

第五段 大年初二

在我的印象中，大年初二的天气好像总是不好。下雪，狂风，是常有的吧。可是无论刮风也好，下雪也好，一大早就被母亲叫起床来，到汪梁岗我舅舅家去拜年。我们兄妹四个人，拿着酒与麻糖，走三四里地，沿一段高高的河堤，走四五里地，过京广线的铁路，走上二三个小时，才可到舅舅家里。那时候外婆还在，一直在盼着，看到我们，当然会非常的开心，舅舅领着年纪小一些的表弟与表妹，去了一个姓刘的村子，我舅舅的舅舅家里去，他这一天都不会回来，他在刘家有许多表兄弟陪着他喝酒打牌。一般都要等到深夜里才醉醺醺回来。

吃舅妈做的中饭，看舅舅自己写的春联，吃外婆掏出来的零食。和我们一起到舅舅家来的还有姓朱的弟兄三人，他们都是舅舅的堂外甥。

我们四个人依例要被留在舅舅家，等明天父亲来拜年一起回去。深夜里舅舅领着小表弟小表妹们回家，一起吃宵夜，然后在堂屋的灯下打麻将，我就是在那里学会打麻将的。夜里与表弟们好几个人，便挤在一张床上。

后来我们几个人慢慢地长大了，我们不再留在舅舅家里过夜了。后来我外婆也去世了。再后来姐姐妹妹先后出嫁，她们也不会来初二来舅舅家里。只有我与我弟弟，初二由家里出发。我结了婚以后，有时候会住在城里，我由城里坐公共汽车，弟弟则

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来，有一年，下很大的雪，弟弟一个人由雪地里走来，一身的泥水，好像就是这一年，外婆去世，再不会坐在门口将她的几个外孙等候了。

那朱家的三弟兄，都比我们要大，最小的一个家伙，也是与姐姐同年生的，好像从前还有人想为他们说亲。后来姐姐也知道了，就不愿再与他们坐在一起吃饭。大年初二我们都一起喝酒吃中饭的。他们先后结了婚，生下了小孩，所以每过一年，他们的人数都会增加，结了婚的新媳妇啊，新生下的小孩啊，有几年，一桌酒席都坐不下来。后来，他们也慢慢地不大来了，因为他们的亲舅舅，我们的堂舅，也去世了。他们初二，也就不出门拜年了。

所以只有我弟弟与我，这一辈子，如果舅舅与舅妈在世的话，大年初二，还是要去给他们拜年的吧。可是我弟弟已经找到了一份远在广西的工作，从明年起，他未必就能与我同路了。



第六段 村中的树林

我发愿来写飞廉的村庄，已有好几年了，今年有特别的机缘，也许每天都可写一小段，来将这个村庄，通过我微不足道的文字，一草一木，一砖一瓦，一个一个人地建立起来吧。这一段来写村中的树。

村庄在树林之中，我们实则是在林间生活。从前这样来描述飞廉的村庄，是一点也不过分的。村子的东面是一个新月形的修长的池塘，南北也各有小塘，不过是小一些，形状如同葫芦。只有朝西不是水面，下了台阶，即是平整如镜的稻场。再向前，就是村里的旱地与水田。再向前，就是隐隐的河堤与别人的村子，就是平原上的晚霞与落日。

围绕着南、北、东边的三个池塘的，是连成一片的林子。里面大致栽下的是针叶松，树已有碗口粗细吧，一年四季皆绿，只是树叶簇簇如同钢针，是千万不能碰的。这一片树林真是像迷宫一样，小时候，多少光阴是在这里面挪去的。林中鸟雀成群，晨兴暮歇，歌咏不绝。记得还在林间看到过刺猬与猫头鹰。针叶松高大而挺拔，树下的枯枝，用小锄勾住轻轻一扯，即发出咔嚓的清脆的响声。有一段时间，家里没有柴烧，我与姐姐常去打柴火，冬天的早上，手脸冻得通红，缩手缩脚的，不过一会儿就可拢到一小筐抬回家。

每一家的房前屋后也有树。树又高又大，一排一排地生长着的人家，家里的人当然也是勤快而能干的。



第七段 村中的树林续

村中的树有楝树、杨树、榆树、椿树、泡桐和柳树。后来又有人家到集上买回来冬青与水杉栽，没几年，也亭亭如盖，但看起来总觉得很别扭。楝树在别的地方少见，在村上却几乎每家都有。四月里光秃秃的枝桠上开出细细的紫花，全村都会有苦涩的香气。花落后结出楝果，像手掌一样的一串串绿莹莹的小果子，正好做小孩子们玩双陆、玩“点窝”的器具和满村巷追赶掷人的武器，可惜苦涩难当，不能食用（要是楝果能吃该多好啊，小时候我常这样想）。杨树也许就是书上讲的槭树，长得又高又大，也少生虫子，夏天里一团浓荫，正好盖在房顶上。榆树飘榆钱的时候是很好玩的，如果村里飞满榆钱与柳絮的时候，一定会是春深的四月。金龟子也特别喜欢榆树，它们常在树干上凿出伤口来，好几只聚在一起，像吃酒席一样喝着由伤口渗出的树汁。椿树是不讨人喜欢的，我们好像不知道椿芽以后可在城里做成一道席间的美味，它一身怪怪的臭气实在是令人难以亲近。而且许多又大又肥的毛毛虫好像特别喜欢它的枝叶，常常趴在它厚厚的叶片上，一不小心，就滑下来，掉到你身上，让人又疼又痒。泡桐的花与叶子都很有意思。它的枝干也是很有用的，村上熬麦芽糖的作坊里面，一定要取泡桐的树干来做传送糖汁的管道。泡桐的干是中空的，用铁条一捅，就是现成的水管，当然，村上人讲一个人没有用，也会用泡桐来形容之，其意几近于饭桶之类。柳树也是常见的，不过种柳树，可不是为了分别时做诗，也不是为了看它垂下丝绦的样子。柳树的枝干是用来做椅子的，所以过几年，柳树的枝条就要被砍一回，男人们劳作一天，家里又会多几把白簇簇的新椅子。因为没有专门拜过师傅，所以这些准木匠按心中的样子做起来的椅子，看上去就有一些古怪了。

第八段 桃 枝



正月初三的早上，应是在汪梁岗舅舅家起床，一边穿棉衣，一边看舅舅在堂屋里祭祖、上斋、放鞭炮，送年。下午，会与全家人一起，由外婆家回来。我们步行着，沿着河堤，过梅家河边小河上的石桥。即可看到我们的村子，在新年的气味里，好像有一点陌生的样子。初三的下午心情总是怅怅的，一个新年又要过去，虽然还有以后的元宵，还有好长时间的假期，但毕竟，新年要过去了。常常想到这里就不能释怀。后来，与自己喜欢的女子分手，心里面涌起来的，正是这样的感觉。

去我们村的大路边有一片桃林，由旁边过去的时候，看得见上面鼓起的嫩红色的花骨朵。妹妹常会偷偷去折下一枝，带回家，就插在门前的泥地里，希望能看着它开花。我不记得妹妹有没有插活过。不过这是我们每年都要做的一件事吧。

第九段 树的初芽

幼小的事物是可爱的。小猫、小狗、小鸡、小鸭子，还有小孩儿。就是猪，小时候也不像长大后那么肥胖、脏乱、懒惰。早晨的太阳也是好的，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，春秋的丽日就更不用讲了。我要说的是植物的初芽。陶渊明诗中讲：春雷发东隅，草木纵横舒。朱自清写道：春来了，草欣欣然张开了眼睛。一个植物由沉睡中醒来，或者是由种子发生，一样能唤醒人的柔情，令我心里微微发疼。

村子里最多的就是楝树了，楝树的小果子又苦又涩，一点用处也没有，入冬以后，叶子落了，就一簇簇顶在树枝上，有时小阳雀飞过来，噗噗地啄几下，磨一下它们的嫩喙，得到楝果不能吃的常识，也就飞走了。所以一夏结下的楝果，倒是能够一颗不浪费地，全部被老北风刮到地下面，等着春雷唤醒。

我对楝树芽是再熟悉不过了。一场春雨后，门前就会生出一片来。先顶出地面的是它们弯弯的淡红的脖梗，过几天，才会将两张叶片合起的头露出来，顶上还有果壳，像一顶破帽子一样戴着。总得有十来天，才会有更多的叶片张开来，小楝树直直地站着，与它头上的已经开出紫花的老楝树依稀有一点相像。

好像轻轻地吹一口气，就能将它们淡红的茎吹断。新生的楝苗是多么的柔弱。那些冒失而又喜欢大惊小怪的鸡，一群一群地由地上走过去，踢踏是难免的，何况它们还忍不住尖钩一样四处打探的嘴。所以春上，一村的楝苗，能够成长起来，结出楝果的，事实上是非常少的。

我还认得蓖麻的芽，胖乎乎的，像年画上的胖小孩的胳膊一样。棉籽长出的芽也很有意思，但是我不喜欢它们娇生惯养的样子。



第十段 柳 枝

在树木之中，柳树是最早发芽便伸展嫩叶来的。柳枝像小子的头发一样蓬着，枝上已有蒙蒙的绿意。小孩子们将柳枝折下来，用手捏着淡绿色的嫩皮，即可将树皮一直捋到枝梢上去，露出细长、洁白而光滑的枝干来，那枝干的色泽，岂非正像豆蔻年华的少女们的手腕。后来看贾平凹的小说，也讲到女人脱下衣服，就像柳枝捋下了皮，可见他真是一个由乡里成长起来的人。再取几条柳枝，还能扎成一个小圈，围在头上作帽子戴，在村巷里滚爬得一身汗津津的，枝条拂在额头上会觉得特别清凉。

还可将柳枝截成一小节一小节，然后将皮刻出不同道道的木棍儿，即可玩纸牌一样的游戏，这也是孩子们喜欢的。只可惜村中柳树少，被春风催绿的柳条有限。记得读高中时，去县城的河口大桥，看到护堤的一片一片的柳树林，想到可以刻出多少木棍啊，心里竟是非常欢喜。

柳树易生虫子，遇到暖冬的第二年开春，柳树很快就会生满了毛虫，等柳叶由鹅黄变成深绿，步入成年后，我们看到柳树即会退避三舍，这也是非常可惜的事情。

第十一段 我家门前的树

我家门前。有四棵楝树，一棵柳树，两棵椿树。一棵榆树。都是七十年代，做新房子时，一起栽下的。它们几乎是与我们几个兄妹一起成长起来。我现在闭上眼睛，就可以想到它们的姿态。除了那两棵多毛毛虫的椿树，其他的树我们都爬过无数次。我最喜欢的是靠近巷子的那一棵楝树，它的树干在一米来高的地方分叉，像一把伞一样撑开来。这个树叉从前要花很多工夫才爬得上去，正好分开腿骑坐在上面，所以是我们每天抢着去的一个好地方，是我们的王座。金龟子在夏天也会光临我们家的榆树，它们开宴会的时候，一定要小心提防我们的手吧，一旦被我们抓住，它们一定会度过不堪回首的一天。

现在这些树已大多被砍掉了。那几棵楝树，因为长得太大，常垂到邻居家的屋顶上，没能逃过父亲的锯子。当然，父亲也想用树干来为姐姐与妹妹做几条条凳做嫁妆。那一棵榆树，在一个风雨之夜，倒了下来，我的房间就是在榆树的下面，那一夜我在床上被惊醒过来，榆树是侧着身子倒下的，如果它正着身子，就会将我们的屋瓦打碎，将我压在床上。我们都觉得这一棵榆树是很有人情味的榆树，不枉我们替它吃了那么多吸它树汁的讨厌的金龟子。

只有那两棵椿树还活着。父亲想不出可以派上什么用场，所以得以由他的锯子下面逃生。它们与我一样，现在也快有三十岁了吧。